

# 古今集

江励夫 著

陈国凯序 杂家本色

下辈子做女人

“蒋介石”做广告之类

闲话孔明哭周瑜

潘金莲走红与施耐庵冤

文坛拾趣

发财一法

猫鼠蛇奇闻

子虚乌有的“维民所止”案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江励夫著

錢九子學師教正

江励夫丙子年

古今集

有光



**粤新登字 09 号**

**古今集**

江励夫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

广东高发印务有限公司排版

穗成贸易公司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3 印张 310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1-1995-X/G · 639

定价：18.00 元

# 杂 家 本 色

## ——序《古今集》

陈国凯

励夫送来一部书稿，要我写个序。翻看书稿，内容杂而广博，是一本读来颇为有趣味的书。

此兄是个杂家。所闻所见，所感所知，加上他的博学强记为佐料，就炒成了这一碟新菜。虽然算不上天宫佳肴，倒是雅俗共赏的。有人说雅俗不能共赏，我对此说一直存疑。我是主张雅俗共赏的。以为作品写得人家看不懂才算雅，恐怕不是那么回事。身入文坛多年，看了千姿百态，我倒相信“大雅近俗，大洋近土”这句话的。

认识励夫多年了。听到这名字，我以为他是个彪形大汉，见了面，才知道他是个文静书生，还有点仙风道骨。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高兴时一昂头跟着用手梳拢一下头发，这就有点学者派头，比我这粗人潇洒多了。他是沉实的，但有时也露出点天真的书生气和幽默风趣来，这个也多少反映在他的一些文章中。

励夫好学，知识面较广，有较深的文化素养，文学功底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较厚，文字功夫也较扎实，是个编辑人才。有时在报上看到他的文章，觉得此兄好像满肚子学问。

他笔路宽广，有多套笔墨，而以杂文随笔见长。他的杂文旁

征博引，议论风发；他的随笔言之有物，有自己的见解。其题材则包罗古今中外，天南地北，文史风物，海阔天空……虽非经国济世之鸿篇宏论，却像彩色拼盘、多样小菜，可供选择者多而嚼之有味——这大概也是“杂”的好处之一。励夫似乎有多般武艺在身，手上那支笔杆儿弄得呼呼地转。他的“杂”，有他自己的品味和特色。

所谓杂家，大概有些真功底的人才能“杂”得起来。本书文史部分文章就颇有看头。其中如《子虚乌有的“维民所止”案》、《萧一山的〈清代通史〉》等文，首次详细订正了至今尚广为流行的雍正帝以“维民所止”试题杀查嗣庭这宗文字狱大案的谬传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励夫并非治史的专家，他只是业余时涉足文史，东敲西击，竟然把许多学者多年沿袭的谬说指出来，考证一番，加以纠正，说明所谓学者化文人并非是学院的专利；励夫大概将来会“化”到什么地步不得而知，但愿他不至于像某些人那样“化”到牛角尖去。

励夫此书，溶文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，虽不能说每篇都是妙品——写作人有点像种田人，种出来的不可能全是稻麦，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。其中有些篇什（如《杂文的“硬”和“软”》）还在某一次全国性评奖中获一等奖，说明作者确有点硬功夫，并非是文坛上混红混绿的江湖豪杰或拦路打劫的绿林好汉。他是实实在在埋头做编辑也做点学问的人。还有点安于寂寞，不去追求那些花俏浮泛的东西和虚名。我欣赏这一点。搞创作搞评论的人，都得有点实实在在的精神而不是忙着去弄些花拳绣腿，这就是显得有点气度和涵养，而不至于陷入浅薄。

中国文坛之大，可以容纳千流百川，只要是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东西，就尽可放手搞去。文坛上有杂家，会更热闹一些，励夫大可以发挥他的“杂”长，多点耕耘。文章大概不应像卖甘蔗似的以长短论价吧？

拉杂写了这些，俚语村言，比励夫的“杂”差远了，他“杂”得很认真，很可爱。我是信口开河，凑凑热闹而已。  
是为序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杂家本色 .....            | 陈国凯 (1) |
| ——序《古今集》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<br>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下辈子做女人 .....          | (1)     |
| “蒋介石”做广告之类 .....      | (4)     |
| 水库的异化 .....           | (7)     |
| 说真话何以成新闻 .....        | (10)    |
| 假如这是真的 .....          | (13)    |
| “愉快的懒散”追根 .....       | (16)    |
| 有术与无术三题 .....         | (18)    |
| “铁交椅”与戒烟 .....        | (22)    |
| 龙马精神 .....            | (25)    |
| 政通人和 .....            | (28)    |
| 天时·地利·人和 .....        | (31)    |
| “追龙热”冷思 .....         | (33)    |
| 人贵有精神 .....           | (37)    |
| 店小二成了服务员之后 .....      | (39)    |
| “卑贱者”与“高贵者”的 IQ ..... | (42)    |
| 厚生 .....              | (45)    |
| 治大国若烹小鲜 .....         | (48)    |
| “无为”与“有为” .....       | (51)  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  | (54)  |
| “滚雪球”之类     | (56)  |
| “跟着感觉走”的困惑  | (59)  |
| 纯与不纯        | (61)  |
| 心斋新说        | (63)  |
| 也谈“两戒”      | (65)  |
| 难得糊涂与难得清醒   | (68)  |
| 标语癖         | (71)  |
| 名人崇拜症       | (74)  |
| 名片与“名片效应”   | (76)  |
| 闲话孔明哭周瑜     | (78)  |
| 伯乐到冀南       | (81)  |
| 蔡元培荐才的联想    | (84)  |
| 想起诸葛亮和鲁迅的学历 | (87)  |
| 岳飞论马        | (89)  |
| 好个“狗官”      | (91)  |
| 有感于市长乘车受骗   | (94)  |
| 由《廉吏风》想到的   | (97)  |
| 从包公的乌纱帽谈起   | (100) |
| 《乡下奇人》与白俊峰  | (103) |
| 多欲难刚        | (105) |
| 轻轻松松的官僚主义   | (107) |
| 范学斌的“答卷”    | (109) |
| 多种树少生孩子     | (111) |
| 筷子·刀叉·市风    | (113) |
| 潘金莲走红与施耐庵蒙冤 | (115) |
| 文坛拾趣        | (117) |
| 文坛拾趣（之二）    | (121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发财一法            | (124) |
| 大公报文章引起的风波      | (127) |
| 马克思说的和马克思抄的     | (131) |
| “借蛋生鸡”“诱良为娼”及其他 | (134) |
| 流行词语的变迁         | (137) |
| 从“怕老婆”说到家庭氛围    | (140) |
| 可怜天下父母心         | (143) |
| 天府花生为何败于“万里望”   | (146) |
| 巷口的遗憾           | (148) |
| 单行道众生相          | (150) |
| 猫鼠蛇奇闻           | (152) |
| 子虚乌有的“维民所止”案    | (156) |
| 以讹传讹的惯性力量       | (159) |
| 信达雅与误译          | (164) |
| 张学良研究明史因由       | (168) |
| 张学良研究明史因由补说     | (171) |
| 脂砚斋与秦可卿之死       | (173) |
| 也谈高阳笔名及其他       | (178) |
| 古华的《儒林园》与金圣叹    | (181) |
| 张冠李戴偶拾          | (184) |
| 金圣叹与软幽默         | (189) |
| 金圣叹与软幽默补说       | (193) |
| 写错字的代价          | (197) |
| 柳亚子撰廖仲恺碑文       | (200) |
| 俞大维的思乡对联        | (203) |
| 钱钟书谈“不求甚解”      | (205) |
| 《河殇》史料二误        | (208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不要一人拍板定“生死”     | (412) |
| “一挥而就”与长期积累     | (414) |
| 从《双熊梦》到《十五贯》    | (416) |
| 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和《十八春》 | (418) |
| 亦舒和她的小说         | (421) |
| 《胭脂扣》和它的作者李碧华   | (425) |
| 《柳文指要》旧事随想      | (430) |
| “草芥”还是“操切”?     | (433) |
| “抢作家”的启示        | (435) |
| 走出圈子            | (438) |
| 新闻杂感二题          | (441) |
| 平视? 仰视? 倚视?     | (443)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| (445) |

## 下辈子做女人

记得作家 S 女士曾写道：“做女人真好”，并以《下辈子还做女人》作为她的一本大著的书名。我相信这两句话是她做女人的真实体验真实感觉和真心话，同时也猜想，她大概是个幸福的女人。

我虽然不是女人，没有亲身的感受与体验，也没有细看《下辈子还做女人》这本书，但凭观察，我也认同 S 女士之说：做女人真好。

那理由，据我的推想，至少有三点：第一，这世界为女人提供可享用的东西远比男人的丰富而多彩。你看市场上女人的衣服、化妆品、日用品以至发型等等，花品种之多简直令你眼花缭乱，而男人的就单调得多，好像这世界就是为女人而设的，而所有的人、特别是男人，所有的商店、百货公司都要费心地讨好女人，你说做女人好不好？我是男人，也说好。第二，女人求生和实现自己预想目标所用的手段、方法要比男人简捷和有效得多，尽管有些女人要实现人生自我价值要比男人艰难得多和付出得更多，但是女人凭着特有的优势、特有的魅力、特有的武器、特有的手段，一般地比较容易使男人就范或迁就；而美丽的女人，更是值得男人倾慕和追求，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。有的女人，光凭其青春美貌（天赋本钱）就可以征服男人，甚至“倾城”、“倾国”。不管女人有这样那样的弱点、缺点，她们天生容易得到男人呵护、疼爱，她们有男人送花、送礼物、送首饰、送汽车、送楼……此外，有些

女人凭她们特有的感觉去看待世界，去接受生活，比较安分，容易满足，心态平和而轻松……

做女人的好处，恐怕还不止这些，还有如生孩子、做母亲，也是女人的乐事，而母爱，则是永远值得怀念和歌颂的。

我这些推想，也许和 S 女士的感觉相差很远。我依据的不是自身感觉而是社会现象。比如，最近内地报纸报道，南京有间公司馈赠女影星一座价值 20 万美元的豪华别墅，有人说：还是做女人好，有人送楼。

阔老板向自己钟爱的女人或女星送车送楼这种事，香港、外国过去和现在都有，而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地，倒是新鲜事，公开的，也许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吧。消息传出，舆论哗然。这位影坛大姐大，一贯地不同别人一般见识。面对白送的别墅，她照收可也，就像收受一件衣服那样平常。在她看来，一个愿送，一个愿收，没有什么不妥：“老细”大手笔，一番好意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益，不要白不要；这不过是小事一桩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更勿眼红。果然送的豪爽，收的也豪爽。然而升斗小民平头百姓则大为不平和不解，因为一幢别墅与一件衣服决不能等量齐观、同日而语；而许多地方仍然贫困，教育经费匮乏尚待救援，有钱应先扶贫，捐资教育……于是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“馈赠别墅风波”。

若要公正评判这场风波的是非，我看关键是要弄清那公司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？如果是私人企业，别墅是私人物业，那么他要送给谁，都是他的自由，和别人不相干；如果那公司是国有企业，那么，随便把公司的物业送给女星或甚么人，就是慷国家之慨了。

不管是不是慷国家之慨，不管该位大姐大该收不该收，反正楼是送了。上帝看来不大公平，女星要比男星幸运得多。男星似乎没有这等便宜事。谁听过有什么公司向男星、男人送楼的吗？没

听过。女人、女星，真是给宠坏了。

女星获赠别墅一事，为S女士的“做女人真好”之说添了一条佐证。做女人，有人送楼，何乐不为？不亦快哉！当然，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人送楼。做女人，还要做名女人，做女星……有人对此可能产生心理失衡。我倒想劝劝这些人：不要眼红，谁叫你不是女人？谁叫你不是女星，谁叫你不是大姐大呢？

原来做女人真那么好。怪不得外国不时会冒出一两个变性人来，好端端的须眉男子忽发奇想不惜花费金钱不嫌皮肉之苦去做手术，硬要变出个女娇娥来，尝尝做女人的滋味。

做女人真好。可惜我不是女人。唯望下辈子做女人了——阿门！

（原载 1995.8.9《大公报》）

## “蒋介石”做广告之类

明星做广告，在香港和外国都很平常，在大陆却曾引起争议。著名话剧演员李默然为某胃药做广告，就曾遭异议。我倒认为，明星也是人，也要食人间烟火，为商品做广告，又有何不可？汪明荃、沈殿霞可以做广告，周润发、金超群、张曼玉可以做广告，李默然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广告？以为明星或“表演艺术家”做广告，就自贬身价，这显然是一种过时甚至迂腐的观念。

如今广告几乎无处不在，现代人特别是都市人，每天都被包围在广告之中。广告的繁荣，可说是社会繁荣、经济发展的表征之一。商品经济不发达，哪里来这么多广告？

商品社会中，名人的名，也是一种财富，也含有某种价值。因此许多商业广告，不免利用名人的名制造名人效应，以创造或增加商业价值。所以名人做广告，明星做广告，也就是势所必然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然而广告虽是一种商业行为，却同时也是一种艺术，一门学问，并且受着现行法规和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制约，因而也就不可以乱来的。

广告要收到最大效果，当然要想方设法，以各种手段去引人注意，吸引人看（听），但是不可以出位的荒诞的手法去耸人听闻。明星可以做广告，但以何种面目何种形象做广告，却是大可斟酌的。

电视连续剧《包青天》和《三国演义》走红后，金超群以

“包公”形象、唐国强以“诸葛亮”形象大做广告，人们颇有微辞，内地报纸都曾载文批评。对于被神化了的包公和诸葛亮的“替身”在电视上做广告，多数人似乎意见不是很大，还可以接受。这大概因为，这两位都是年代久远的历史古人，而且都是艺术化了的人（包公的黑脸和诸葛亮——他当军师时只有27岁——恐怕和真人都有距离）；以这二人的艺术化的造型做广告，不会引起“侵权”的纠纷。然而若以现代和当代名人的造型来拍广告，则肯定是要妥的。

去年，以饰演蒋介石而闻名的内地演员孙飞虎为“金熊”香烟做广告，就引起一场风波。

孙飞虎当然可以做广告，但化妆成蒋介石模样做广告，身穿长袍，道貌岸然，宣传推销的却是香烟！且不说真蒋介石并不抽烟，以蒋介石造型去推销香烟有多么滑稽；就算蒋介石嗜烟如命，整天烟不离手吞云吐雾，用蒋介石的形象拍香烟广告也是极不严肃，而且涉嫌侵权的。

再者，倘若“蒋介石”做广告通行无阻，那么，难保哪一天，聪明的挖空心思的大胆的好出位的广告策划人会搬出“孙中山”、“毛泽东”、“周恩来”乃至“邓小平”出来做广告。果真如此，那将成何体统？所以，“蒋介石”做广告受到诘责，引起国家工商局广告司的注意，责成贵州工商局查处，制止发布此广告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现时的广告，可谓五光十色，各出奇招。有的广告看了令人愉快，有的却意识不良，有的令人生厌，还有的令人惊恐……。我以为当提倡广告文明，广告人应具备较高的素质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广告要有法，要以更完善更缜密的法例来管理与规范广告。

虚假的荒诞的甚至直接干扰民众正常生活的广告，应当受到惩罚，予以制止。

例如去年中秋节前夜，9月19日晚上黄金时间，山西太原某

电视台播放一段连续剧，画面上出现一行文字，大意谓：据有关消息，“四不象”从雁北地区来了，不日将进入千家万户，请大家关好门窗，注意观察，云云。这则“煞有介事”似的以公告形式出现的广告，引起了数以万计的市民恐慌，以为“四不象”是从雁北地区飞来的一种怪兽，能从门窗进入家庭伤人，一时人人自危，有些中小学生不敢独自行走，要家长接送，有些夜班女工不敢回家，待在厂里等天亮，中秋节也失去了往日那种祥和、欢乐、团圆的节日气氛，被搅得冷冷清清。后经记者走访该电视台广告部，才弄清所谓“四不象”其实是一种产品。这种广告，欲求神秘效果，故意制造玄虚，明显违例犯规，说明制作者和播放者素质不高，缺乏起码的“效果预测”意识。

从今年2月1日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正式实施了，今后，广告将更明确地有法可依，不得随心所欲地胡来了，消费者、老百姓，看来可以少些受不良广告之害了。

（原载1995.2.26《大公报》）

## 水库的异化

“异化”在大陆有一段时间曾是一个敏感的词。现在看来谈也无妨了。其实，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探讨异化，我想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的，而且应当允许争鸣。

关于异化，国内外众说纷纭，争议很大。费尔巴哈最早提出异化的概念。他认为人创造了神，反过来却成了神的奴隶，即宗教的奴隶，这就是异化。

黑格尔说的异化，是指理念或精神的异化。

马克思早期用异化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，他所指的异化，是现实的人的异化，主要是劳动力的异化：工人创造了财富，却成了财富（资本）的奴隶，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“剩余价值”学说。

时至今日，有人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异化和克服异化相统一的历史，而有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异化，“人的异化”或“人的本质异化”不是科学的概念，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取消……

我对异化没有作专门深入的研究，只想借用一下异化这个词谈点问题，作为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形象化描写与概括。

何谓异化，这里姑且采用如下的定义：

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，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，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、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。